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

### 第四回 白素雲飛行絕跡 黃衫客來去無蹤

話說紅線收白素雲為徒，先欲傳他拳腳，然後再授劍術。故在山頂空地親打一套拳法與素雲看，教他留心學習，此拳名落花香，自蝴蝶穿花起，至殘風掃葉止，共有二十四手擒拿、收縱、圈踢、鉤飛之法，奇正相生，變化不測，乃紅線幼時所習。初開手時，尚有徑路可尋。到得後來，真似落花飛舞一般，條高條低，忽起忽落，疑進反退，疑退反進，令人眼花繚亂，不可逼視。素雲看了，一一的緊記在心。紅線打完，收住了拳，又把各拳中的最要解數細細授與素雲：如何是蝴蝶穿花，如何是蜜蜂抱蕊，如何是狂風拂柳，如何是急雨摧蕉；那一手是飛燕出林，那一手是寒鴉繞樹；低一伏是落花流水，高一竄是飛絮撲簾；蕩一蕩是風擺荷花，點一點是露凝仙掌；猛一腳是春雷驚筍，重一拳是晴雪壓枝；寬一路是斜月移花，緊一步是殘風掃葉；那幾拳是上三路的扼要，那幾拳是中三路的門戶，那幾拳是下三路的緊關，自始至終，口講指畫，述了一番。素雲心領神會，牢牢記著，不敢或忘。師徒二人直到日影西斜，始各下山稍息。即從這一日起，每早素雲必在山頂練習拳法，午後學劍，晚上紅線更授些養氣服氣之術。約至一月有餘，漸能將一套落花拳一氣打完，惟覺甚是費力。又一月餘，始略純熟，且已稍能高去高來。紅線見他有志竟成，暗暗的甚是歡喜。

無奈素雲屈指親亡已將百日，大仇未報，痛切萬分。一日，又欲辭別紅線下山。紅線慌又止住道：「你的拳術雖已略可施展，然在萬馬軍中單身殺賊，全在飛行絕跡，來去自如。何況秦應龍十分了得，你的劍術又只粗學皮毛，自衛尚且不能，焉望報仇雪恨。須要耐心習學，靜待水到渠成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。」素雲灑淚答道：「弟子非不自知功行尚淺，但想辛仇一日不報，此心一日不安。若照恩師說來，未識何時方可去得。」紅線道：「你不曉俗語說得好：『大大夫報仇在三年之外』麼，似你這般刻苦，雖不消三年五載，然一年半載卻也難定。為今之計，待為師再授你輕身飛越之術，須要踏今能立、墜瓦無聲力度。那時，你到秦營先去察看動靜，倘可下手，神不知鬼不覺的，黑夜把應龍殺了。一來為國誅奸，二來與民除害，三來報你不共戴天之仇，豈不甚妙。倘使那廝營內兵丁甚多，或有準備，被他覺察，你就不妨見機而作，飛速回山，再定計較。或者為師的將來助你一臂，也未可知。如果道術未深，便要急圖報復，只恐親仇未雪，性命先傷，不但負了我一片培植之心，你又別無兄弟姊妹，如何對得住九泉父母。將來此仇何人再報，此冤何日能伸。你須再思再想。」這一席話說得素雲涕淚交流，連稱：「恩師金訓，弟子焉敢不遵。」自此竟如服了定心丸一般，把這急欲報仇之念暫且收起，一心一意的習練苦功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看看夏去秋殘，已是八月中旬天氣。金風砭骨，玉露侵肌，山頂之上不比平陽，早已餘暑全消，嫩寒欲逗。到得夜間，蟲聲聒耳，雁唳驚心。那一種淒淒涼涼之況，最是令人難受。素雲有時想起在家之日，今朝弄得這般地步，好不慘目傷心，不時仰天大哭，多虧紅線勸慰。一夜練過了功，紅線自在中廳打坐，素雲獨臥上房，觸起愁心，覆去翻來不能成寐。三更以後，見一鉤殘月斜照窗前。素雲悶懨懨的起來坐了一回，推窗看那月色，覺得一片清光，令人心下一爽。因思：「自從拜師學技以來，細數流光已將半載，從未於晚間到山頂上試過膽力，日後如何黑夜到得秦營。今夕月明如畫，何不上山練習一回也好，壯些膽識有甚不可。」想罷，把外罩道袍脫去，僅穿一件白色小襖，下繫小腳褲，不束腳裙，足上邊把三寸雲鞋兜一兜緊，頭上卸去道冠，將青絲挽一個善才髻兒，手掣桃花寶劍。出得房門，來到庭心，將身向屋上一躍，覺得微微有些聲響，深恐驚動師尊，不在瓦上行走，飛身對屋後一躍，便是山路，颼，颼，颼一連幾跳，早到峰頂上平日練拳試劍的地方，略有些氣喘，因立住了腳，定一定神。

其時，正是四鼓將殘，星光閃冷，霜氣凝寒，滿地月明，萬山風緊。這冷森森的一股深秋之氣，與日間大是不同。素雲正把寶劍按了一按，要想舞動之時，忽見偏西大樹之上，樹梢一動，隱隱似有一個人影向東首飛了過去。心中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此山除了師徒兩個之外，焉有他人夤夜到此？」慌將兩手把雙眼一擦，向這大樹看個仔細。那樹梢卻又不甚十分搖動，因自言道：「這就是我的膽怯了。分明是風擺樹枝吹下幾張敗葉，那得有人。」遂放大著膽，起劍在手，接著解數飛舞一回。

正到出神之際，猛見斜刺裡有一道光華從身旁直射而過。素雲眼明手快，急忙將身向前一閃，輕啟珠喉，說聲：「奇怪。」仗劍在手，飛風似的向著光華所射之處直搶過去，一口氣有三里之遙。前邊有大樹擋路，遂颼的一跳，跳上樹枝，定睛四望，那裡有一些蹤跡。又見樹後乃是一條絕澗，闊有二十餘丈，深下見底，水聲潺潺，竟把這截雲山如圍了半條玉帶一般，自左邊環至右邊，只剩山前有一條大路。素雲暗付道：「原來此山竟有這般形險，前時若非恩師搭救，定然插翅難逃。但方才見的這一道光，不知究竟怎麼東西。倘說竟是個人，難道他飛上天去，豈下令人詫異。」沉吟了好一會兒，聽四山裡鳥語啾啾，不覺東方漸白，只得一步步回至山頭，依舊一躍上屋，進房略睡。一覺醒時已是巳牌光景，梳洗過了，因為時太晏，不去練功，來至正廳上見紅線請安。至廳中，見紅線與著一個穿黃色道袍的道者在那裡下棋。這道者生得氣宇軒昂，風神秀逸，一手持著三絳長鬚，一手拈著一子白棋，在那裡欲下未下。素雲不知是何等人，如何日間從未見過，急即立住了腳，不敢進去。豈知已被紅線瞧見，將手向外一招，說聲：「快來見過黃衫師伯。」素雲始曉得是黃衫客到了，這是師尊不時提起的人，焉敢怠慢。慌忙移步上前，雙膝跪下，行個全禮，叫了一聲：「師伯。」黃衫客立起身來，道聲：「不消如此。」素雲站起，與紅線請過了安，侍立一旁，看他兩人把棋下完。紅線僅輸半子，算得是個敵手。少停，將棋枰收拾，黃衫客與紅線又談了好幾句話兒。素雲聽不甚楚，只有末幾句說：「此二人一名雷一鳴，一名雲萬峰，他日相逢，留心在意。」又說：「日後還在此山相會。」紅線點頭稱是。黃衫客說聲：「俺要去了。」紅線也不相留，與著素雲送至廳前，見他兩足一登，起道光華破空而去。

素雲呆了半晌，暗想：「這光與昨夜山頂所見彷彿相同，唯一在黑夜一在白晝，自然夜間見得尤是模糊，須向師尊問個明白才是。」誰知紅線不待開言，已先向素雲問道：「昨夜你在山頂試劍，可知道黃衫師伯與為師的多在山頭？」素雲驚道：「正要告稟恩師，昨夜弟子因睡不成寐，偶想試試夜行膽力，故至山頂試劍。不防身旁忽起一道光華，似向後山而去，追之不及，甚是孤疑，不知可是方才去的黃衫師伯。惟恩師何時在山，實未知曉。」紅線笑道：「你晚間自臥房出來，不是打從廳屋上走麼。其時我正在廳打坐，聽得屋瓦有聲，恐有歹人到此，故此隨了出來。後見是你，要想試試你的夜眼如何，所以並不呼喚，到得山頂，隱入樹間，你也未嘗不覺。不過見樹枝不甚搖動，疑不到有人上樹，所以就不見為師了。」素雲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黃衫師伯昨夜何從到此，今又何往？」紅線道：「你問黃衫師伯麼，他與為師的在太玄境分途下凡，也是到山東來尋徒傳道的。現在雷家堡地方，離你仇人的臥虎營不遠。昨晚因月光皎潔，偶出閒遊，可巧你上山舞劍，得與師伯相遇，後來有意試你，從你身旁經過，果然被你覺察，飛步狂追。他就使劍遁之術回至前山，尋著為師，一同下來，深道你將來是一個後起之秀。嗣見天已黎明，故把棋枰消遣，現在仍回雷家堡去。大約不日收得門徒，也要來山傳道。為師的今有一句話兒囑你：看你昨夜舞劍，精神完足，手法亦嫻，就是高去高來，防己防人，也頗膽識已到，再過三五天，月黑之夜你可先到秦營哨探一回。如能下手，報了深仇；萬一不能，回山再處。但今、明兩夜尚有月光，千萬莫去。」素雲大喜道：「弟子報仇有日，皆出恩師竭力裁成。但黑夜行事獨自一人未免膽怯，可否勞吾師大駕，相助弟子成功。」紅線微笑：「雖秦應龍造惡多端，殺之原不為過。但你欲成大道，終須遍歷艱辛。不是為師的不肯助你，此事須你自己去走遭，以全你一個孝俠之名。何況古人說得好：『欲求天仙者，當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當立三百善。』你今為國誅奸，為民除害，為父母兄弟復仇，極是一樁大功。若使為師助了你時，反為美中不足，所以不必同往，你且放心前去。」素雲焉敢再說，只得連稱：「弟子遵命。」紅線又道：「還有一說。你去秦營，倘然下手不得，那廝孽報未到，須要見機而作，不可躁急圖功。倘或有隙可乘，偏又動手失利，須向西南方退走。彼時縱有不測，為師的已托黃衫師伯暗中請人救應於你，毋須害怕。」素雲聽畢，更是感激涕零，稱謝不迭。師徒兩人談談說說，日已過午，素雲自去煮些飯吃。

到了晚上，因念報仇在即，遂把白日裡應該習練的工夫移到晚上去做，一連數夜，不知不覺那膽子卻大了好些。到了下弦已過，漸漸的殘月無光，素雲擇了二十七的晚間，下山探營。稟過紅線，一口允許。到了那夜，渾身上下裝束停妥，頭上邊卸去道冠，用皂帕包裹。身上穿一件黑布小襖，下繫元青紮腳小褲，足登布底軟鞋，背間緊纏鸞帶，插上桃花寶劍，腰下掛一個小小豹皮囊兒，囊中盛的是連珠弩箭。收拾已畢，來到廳前，含著兩汪珠淚，向紅線端端正正拜了四拜，說：「弟子此去報仇，全仗恩師傳授絕技。但願手到功成，不負一番培植。如有三長四短，想是命該如此，九泉之下，與著亡故父母兄弟同感師恩。只是今生不能侍奉，唯有來生補報罷了。」紅線聽了，也甚淒然，說聲：「古云『孝可動天』，此去諒來無事，休得作此兒女之態，快去快回，免得為師掛念就是。」素雲無奈，立起身來，抹乾眼淚回說：「弟子去了。恩師請便。」蓮鉤一扭，飛步下山，直往臥虎營而去。正是：

練成當世超群技，來報生平不共仇。

要知白素雲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